

# 习俗何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

胡金木 杜月

**【摘要】**习俗作为世代沿袭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反映了某一群体共同拥有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习俗与道德具有同源性，它具有天然的道德特性，与儿童道德成长有着密切联系。习俗在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通过伦理道德精神熏陶、群体情感浸润以及行为规范约束，促进个体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丰润与道德行为习惯养成。同时，人们也要认识到，习俗不同于道德，良俗才具有育人价值。学校需要引导儿童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辨风正俗，充分挖掘习俗性道德资源，依托日常教学与开发特色习俗课程，围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构建习俗育人体系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

**【关键词】**道德；习俗；习俗性德育；儿童道德成长

**【作者简介】**胡金木，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德育与师德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部教授；  
杜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西安 710062）

我们一出生就置身于习俗中，这也是我们所接触的原初性道德资源；同时，道德通常也以习俗为基础。正如涂尔干（Durkheim, É.）所言：“习俗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一切社会习俗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道德特性……习俗通过某种方式赋予道德行为以特有的尊重。”<sup>[1]</sup>杜威（Dewey, J.）认为，习俗构成了道德标准，处处为个体提供行为标准。道德意味着社会习俗、风俗与集体习惯。<sup>[2]</sup>滕尼斯（Tonnies, F.）认为，“在所有特殊的习俗和礼仪里，都包含着一种普遍的一一人性的东西作为核心”<sup>[3]</sup>，理解习俗也是在理解人性与共同体的道德生活。正是这样，习俗性德育是一种原初的德育形态，在这一阶段，“德育是在习俗中存在并以习俗的传承为主要内容的”。<sup>[4]</sup>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体而丰富的现实生活，陷入一种知识化、符号化的道德学习中，不能与习俗这一原初的道德资源有机结合。而且，由于习俗具有习而不察的特性，人们往往认为有关习俗性道德方面的研究颇丰；其实，以“习俗”/“风俗”与“道德教育”/“德育”为检索词，发现关于习俗与德育、习俗性德育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因此，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充分挖掘习俗性道德资源对儿童成长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习俗的道德特性：习俗与道德的依凭关系

“道德”（morality）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mores”，有“习惯、习俗、风俗”之意，可见，道德与习俗在本原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习俗往往包含和体现着为某一群体所认可的道德伦理精神与规范；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道德伦理精神又规范着群体成员的行为按道德所规定、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习俗依靠道德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则在习俗中贯彻着自己的伦理精神与原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sup>[5]</sup>

### （一）习俗的内涵及特点

习俗即“风俗习惯”，<sup>[6]</sup>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礼节和习惯的总和，生动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点，构成了民众生活的主流倾向。<sup>[7]</sup>“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sup>[8]</sup>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或定式被当作某种规范，并在一定范围内口耳相传，如此习而行之，积久成“俗”，成为协调和维持人际关系与行为规范的约定。

与习俗相关的概念有“风俗”和“民俗”。有学者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sup>[9]</sup>；而风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sup>[10]</sup>。也有观点提出，至有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多数人之情性、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sup>[11]</sup>综合以上对习俗、民俗与风俗的界定，发现它们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主要指世代相传的为某一群体所沿袭的社会风俗习惯，无论优（良俗）劣（恶俗/陋俗），都指向一种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习俗作为一种由最普遍的民众生活与民众文化所构成的复合体的存在，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的显著特性。首先，作为世代沿袭逐渐积累起来的文化现象，习俗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绝大多数人共同拥有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其次，习俗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时代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价值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族群较为稳定的生活态度和道德理念，使得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稳定性中又往往包含着可变因素，习俗也随着某一国家或民族民众生活变化，不断改变和向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某一群体的风俗习惯就表现为该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又反映出他们的风俗习惯。最后，作为一种弥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心理与行为模式，习俗不需要任何解释，它近乎一种“不证自明的意见”<sup>[12]</sup>，使我们无可避免地深受影响和制约。由此可见，习俗具有地域性、复杂性、自明性、传承性与变异性等特征。<sup>[13]</sup>

### （二）习俗与道德的渊源

习俗作为“共同体的动物性意志”<sup>[14]</sup>，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人们的伦理生活提供了一种先验的道德背景，为理性化、反思性的道德提供了原初的道德资源。

首先，道德脱胎于原始习俗。道德是与原始习俗一起出现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是由相互之间无明显特征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道德信条以及具有强制力的习俗等混合体予以调整”<sup>[15]</sup>，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尚未从社会整体的习俗、禁忌、集体习惯中分化出来。此时，道德与原始习俗尚未被严格区分，道德主要是以一种习俗方式存在，表现为一种习俗性道德的形态。例如，原始社会中所公认的同族成员不得通婚、食物由部落首领分配、成员不得相互残杀等习俗规约，实质上就是对当时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作出的规范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习俗从起源之初便存在着道德的内容。

其次，习俗与道德互为依凭。人类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从原始习俗到道德规范逐步演变的过程，当日常生活习俗向道德转化时，并非毫无选择地全盘接收，而是以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需要为依据，形成了由梳理甄别到规范创新的复杂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那些具有普遍性且合乎道德的民间习俗进一步上升为社会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无论是习俗还是道德，它们都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反过来规范着人类社会实践，在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一方面，习俗为社会道德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日常行为模式与社会心理基础，依俗而行则不会出多大的问题，为建构和谐稳定的道德秩序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道德又为社会习俗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标准，促使习俗不断向合宜性方向进化，剔除那些不合道德精神的习俗。

最终，习俗经久而“化性”。道德的独立并没有剥离习俗中原有的影响人心理与行为生成的内容，习俗与人的道德品质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联系。正所谓“习与性成”，“任何人都绝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习俗而‘独自’生成某种德性”<sup>[16]</sup>。正如杜威所说，只要个体还继续存在着，就无法逃避如何参与生活的问题，从来都不可能超出习俗之外。<sup>[17]</sup>德性是内在与外在、伦理精神与道德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的高度统一，其形成过程离不开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自然也无法回避与人类生活相依共存的习俗的影响。个体“长期浸染于良好的风俗习惯之中，反复实践，时时约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积累善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可以达到改变行为动机进而‘化性’的结果”<sup>[18]</sup>。“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sup>[19]</sup>可以说，习俗是绝大多数人德性生成中的原初性影响因素，并且当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习俗发生变化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必然也难逃其影响，从而发生一定的转变。

### （三）处于连续链上的习俗与道德

杜威认为，不管哲学家们对道德进行如何抽象晦涩的描述，其背后都是现实的生活和个人，道德从来都不是产生于各种范畴和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来源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社会习俗”<sup>[20]</sup>，这就是道德的生活基础，决定了其与同样作为社会规范的习俗之间必然交织的关系。然而，随着理性精神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道德规则在不同环境中都是可概括的、不可变的和强制性的，而习俗惯例等则是可变的、偶然的，取决于权威或共识，因此，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儿童对道德与常规问题的明确区分，被视为其早期道德判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sup>[21]</sup>

首先，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是两种道德形态。道德来源于习俗，但习俗不等于道德，也不是所有的习俗都是良俗，都具有教化价值。蒂洛（Thiroux, J. P.）认为，习俗性道德以习俗或传统为基础，是个体从出生就开始接触的行为规范，它常常在不问缘由、不进行批判分析的情况下就被个体所接受。<sup>[22]</sup>鲍曼（Bauman, Z.）认为，传统生活中的“人们很少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事物，因此也很少对事物进行反思”，他们过着一种“遵循习惯的生活方式”，任何偏离习俗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上帝命令的违背。<sup>[23]</sup>可见，习俗性道德是非反思性的，它缺乏个体主动的理性审视与选择性建构。这种非反思性往往会遮蔽人们对事物的真正认识，把自己完全交给未经审查的习俗，则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从而导致阿伦特（Arendt, H.）意义上的“平庸之恶”。

与此同时，哲学家总是试图运用理性来对一切道德行为规范进行批判、检验，无论这个规范多么合乎传统习俗、群体惯例，进而形成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上的普遍化道德规范，就是反思性道德。<sup>[24]</sup>鲍曼也认为，“道德并非人类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特性’，而是需要构思并注入人类行为的东西”<sup>[25]</sup>。由于理性彰显与独立个体的出现，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开始运用理性去思考、依据理性去行动。毫无疑问，反思性道德是人类理性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对现实伦理生活理性思考的结果，蕴含着个人的理性和反思的智慧。从习俗性道德走向反思性道德是一种道德实践与伦理学上的进步。

其次，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不是对立的。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的不同，不是一种有你无我的对立，更不意味着习俗与道德可以被完全分离。道德与习俗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相反，二者具有连续性，人的道德发展离不开二者的协同作用。在杜威看来，真正的对立不是理性与习惯之间的对立，而是例行公事的、不理智的习惯与理智的习惯之间的对立。<sup>[26]</sup>同时，德性的认识和获得，需要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道路或途径，即道德所对应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是道德最明显的一面。而且，这条道路还需要清晰的起点，即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惯习和传统，如此就涉及社会习俗的重要内容，对习俗的广泛理性审视，可以帮

助儿童获得对道德的初步认知。特别是在理性化的道德范式下，习俗作为一种非反思性的文化之网为儿童道德成长提供了原初的道德资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并没有将“道德”和“文明”的违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而是将两种类型的行为都强烈地“道德化”，儒家文化中的“礼”与“俗”就是最好的印证。<sup>[27]</sup>在这里，道德通常与礼仪、文明、审美、宗教等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我国的传统文化规范是与道德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伦理传统延续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独特之处，也是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该注意和可以利用的地方。

习俗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落后与进步的关系，而是处在一个连续链之上的。无论人们在道德与习俗之间如何划清界限，但无法否认的是，“共同体的意志的真正实质是它的习俗”<sup>[28]</sup>。

## 二、习俗何以育德：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机制

“‘道德’概念虽在高头讲章中至为复杂，而在最广泛人群的心目中并不含糊。这叫作‘习俗道德’”。<sup>[29]</sup>习俗在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发挥出伦理价值观念熏陶、群体情感浸润以及行为规范约束等具有教化意义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本身就成为一种道德力量，人们接受习俗文化熏陶的过程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习俗在道德领域有着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对人类来说并不像在时尚的审美领域中那样明显，它是关于特定习惯的适当性或不适当性。<sup>[30]</sup>习俗作用的发挥，没有说教也并不强制，它只是利用自身在长久发展中所创造的一种最为贴近民众生活的文化氛围，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无意识中孕育了鲜明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养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且习俗所带来的这种教育影响通常是深刻而持久的。

### （一）儿童道德认知因习俗濡化而发展

儿童的道德观念与规范性知识，除了说教，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习俗，是在仿效习俗过程中得到的。杜威认为，道德反思的倾向既不是自己创造的，也不是神赐的礼物。正如我们在希腊人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它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从社会习俗中产生出来的。<sup>[31]</sup>儿童最初道德认知的形成正是来源于习俗中所蕴含的道德内容，又通过习俗所特有的教化方式，儿童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这些认知的内化。

首先，习俗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儿童之“书”起源于数千年前，从没有书的时代开始，节日里唱的祝歌、睡前的摇篮曲到祖母的童话故事，都被收集起来，为了培养儿童最重要的品质，是由伟大的教育学家和艺术家民间创造的口头传统。<sup>[32]</sup>那些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创造的习俗性的教育资源，往往是

教育中最生动活泼的内容表达，也是儿童最喜闻乐见的知识形式，它们是最贴近儿童真实生活的存在。有学者提出，民间文艺是培养民众道德和知识的一道不竭源泉，谚语、歌谣、传说等，“不但给予人们以知识，而且注入一种道德的教训。其它，像民间趣事、谜语等，也大都有智慧的或伦理的启发作用”<sup>[33]</sup>。“在当代社会，肇始于原始社会的习俗性德育也以‘民间德育’、‘生活德育’的形式而广泛存在。”<sup>[34]</sup>

其次，习俗是儿童最初道德印象的重要来源。正如杜威所说：无论是在物理学还是道德之中，事物的存在必定都是先于我们的感知，心灵中的理性不是一种原始的禀赋，而是客观适应和关系相互交织的产物。<sup>[35]</sup>儿童最初道德印象的形成，需要以其周围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抽象的道德概念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逐步成熟。习俗作为个体生活的原初性文化背景，在个体初步道德印象生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sup>[36]</sup>也就是说，人一出生就进入了习俗的规范，人们用诞生礼俗迎接他的到来，用童谣、俚语和民间故事教给他是非观念，在交际礼节中帮助他知晓社会规则，在节日仪式中向他传递群体共同情感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的自然之师、陶冶之源。”<sup>[37]</sup>如此，习俗便成了我们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存在认知与初步了解的门径。品德不是由一般人的行为决定的，而是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群体及其行为决定的，至少是那些人们可接受的行为，即容易受到赞美和指责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由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赞美的东西决定的。<sup>[38]</sup>

再次，习俗也是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习俗通过文化流淌于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成为人们自觉维护的模式。这既是一种便利，也是一种限制。习俗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动物性意志”，犹如“第二天性”一样潜移默化地规范、引导着个体的行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传统习俗氛围中，被前辈积累起来、传递下来的观念、规范、习惯、礼仪、行为方式等等包围着，影响着，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把它们接受下来，形成与之一致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sup>[39]</sup>与民族情绪、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历史风尚等交织在一起的风俗习惯，往往在其传播范围内深入人心，无处不在而又不见其形，不见其形而又深受影响，通过潜意识来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人们总是相对稳定地生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而在这些空间范围中，习俗就像空气一样维系着人们的生活，同样也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与能力。当习俗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时，惯性思维模式一旦产生，相应行为模式的正确性便难以再受到质疑，因为人们所谓的判断标准本身就在习俗之中。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它既能

加强也能颠覆“自然的是非原则”。当习俗支持这些原则时，它可以提高人类情感的细腻程度，增加人们对邪恶事物的憎恶；而当习俗反对这些原则时，人们往往会对自身及他人的不正当行为缺乏意识，忽视了其应有的报复和惩罚。<sup>[40]</sup>

## （二）儿童道德情感因习俗浸染而丰润

儿童良好行为的维持离不开情感，道德情感为儿童良好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动力，这种情感的获得，不是依靠说教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浸润的。习俗为儿童道德情感的丰润提供了一种先验道德背景。中华民族乐于在任何细小的生活习俗中注入丰富的情感，进而又通过亲身体验去回味它们并年复一年增生新的情感，如此往复，情感便日益丰满。

首先，习俗是寄托群体成员情感的载体。习俗作为人类长期生活经验的成果，经过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创造、价值积累和精神记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心灵上的慰藉。承载着人们丰富情感的众多习俗活动，常常通过娱乐、宣泄和弥补等方式，调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悲恐等情绪。“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景象，由此萌生对生活的眷注和对人类理想的追逐，这是任何道德说教皆不可规约、任何政治律条均无法限止的自由自在。”<sup>[41]</sup>随着时代进步，习俗的内涵虽然会发生一些改变，但其带给人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却愈加强烈，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支撑和心理依托。

其次，习俗滋养着儿童的道德情感。习俗文化所蕴含的情感色彩是最为浓烈的，一个节日的由来、一段美丽的传说，都蕴含着该民族的记忆和骄傲。个体的情感就是在这些年年岁岁的民俗活动中反复接受民俗文化情感色彩的熏染而逐渐鲜活起来，例如，春节所表达的合家团圆的期盼，以及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清明所讲求的慎终追远，包含着民族祈愿与感恩的伦理关怀；端午所传递的慷慨正义的家国情怀；中秋所寄托的团聚庆贺、共享丰收的喜悦之情。而伴随着人的成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面对不断重复的节日礼俗，又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个体的情感就在这样年复一年的独特体验中日益丰满。“民俗文化以其鲜明的潜在性和弥散性等特点，在人心灵深处长期持续的渗透，在人的主观认知上增添传统文化意识与主流价值观，这些内容的获得不会通过物质化的奖惩形式体现，而是在浸入人的心灵世界，完成对人道德情感的培养以及心性的塑造之后，又作用于个体未来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以行为方式表现出来。”<sup>[42]</sup>

## （三）儿童道德行为因习俗规约而合宜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都具有群体的充分的‘俗’。”<sup>[43]</sup>习俗作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行为典范，时刻影响熏陶着民族群众，在个体生活中以潜移默化的警示教育方式规范着个体的社会行为，形成了一种对个体行为的习俗性

规范方式，贯穿在人的一生中。行动的可传递部分是它们所暗示或呈现的行动模式，以及要求、建议、规范、允许或禁止这些模式的信念。特定的行动往往会指引着人们的后续行动，在某些条件下成为人们对未来行动的规定。对于生活在某种传统的人来说，这种传统的可接受性是不言自明的。当一个传统被接受时，对接受它的人来说，它就像其行动或信仰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生动和重要。它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和任何最近的创新一样，都是现在的一部分。<sup>[44]</sup>

首先，习俗具有约束儿童行为的力量。“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sup>[45]</sup>这种规范直接来自生活，具有广泛性、无形性和深层控制性，形成了相对于法律法规和权威命令等强制控制的一种“软控制”，约束着某一群体中人们的行为。习俗来源于生活，其行为规范功能又直接指向人们的日常生活，“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sup>[46]</sup>。“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由此要求人们随俗、守俗，做到“礼从宜，事从俗”；同时，“习俗文化广泛的社会性也使人们在生活中互相监视着行为的道德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违背了群体的道德习惯，大家就会将他拽回习俗的规范中来”。<sup>[47]</sup>特别是当某种风俗习惯已经深深扎根于当地，为当地人们所认可、遵从时，一旦出现超出其约定范围的行为，就要面临社会舆论的谴责，同时违反者还要承受心理上的愧疚感和负罪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其次，习俗有助于培养儿童稳定的行为习惯。习俗作为一种模式或规范，通过感染、模仿和遵从，作用于人们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往往是在参与成人世界的民俗活动中模仿、习得的。”<sup>[48]</sup>而人们从习俗中习得的行为模式，因其符合所处社会通行的普遍约定，能够轻松得到周围人的认同与肯定，这一行为也就更有可能长久地维持下来，最终成为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道德行为。习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与行为方式。习俗移人，贤智者不免。长期处在良好习俗生活氛围中的个体，会产生一种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遵守和践行道德所规定的行为。就像中国人尊老爱幼的行为往往是自然而然的，如同融入我们血脉的认知，这是一种习俗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习俗力量最好的见证。“当某种行为模式已经在群体中变成习俗时，任何偏差都会引起一阵非难，这种非难与道德过失所引起的非难极其相似。”<sup>[49]</sup>儿童行为习惯的形成和意义取决于他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习俗环境，而且随着他们对将来成果的预见，这种行为就会加强，成为人类无尽链条中的环节。<sup>[</sup>

“人总会受到思想、情绪和习俗的支配——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自身的本质所在。”<sup>[51]</sup>我们从出生就进入了习俗的范围，直至死亡都被习俗相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小习惯并已经接受的那些观点和对事物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下来，即使使用理性和经验的全部力量，也无法将之根除掉”<sup>[52]</sup>。这就是习俗的力量，不问缘由，只要照办，生活就能顺利进行。习俗便凭借这种神秘的力量约束着其影响范围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 三、育德如何实现：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理路

习俗根植于日常生活，从起源之初便蕴含着教化功能。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习俗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不能全然依靠那种自然、自发的日常熏染，还需要学校采取有意识的专门措施来促进习俗育人工作。学校需要引导儿童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辨风正俗，充分挖掘习俗性道德资源，依托日常教学与开发特色习俗课程，围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构建习俗育人体系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

#### （一）辨风正俗：引导儿童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

“一地有一地之风，一国有一国之俗，既入其中，皆能移人积习，既久与之俱化，忘其是非。”<sup>[53]</sup>当习俗进入一个群体的心理并成为一种情感情绪时，便以一种无意识的姿态先在地影响着群体成员，使人们丧失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容易造成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习俗自然有其精华与糟粕，也面临着种种危机与困惑。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儿童对习俗加以理性审思和科学分辨习俗善恶。

广大教师要引导儿童科学认识身边的习俗，区分出良俗与恶俗、不恶但却不符合现代生活的习俗。生活的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完全抛弃我们的习惯、风俗和制度来解决，也不能通过顽固地坚守它们，并抵制所有修改和重建它们的努力来解决。<sup>[54]</sup>因而，对待各式各样的社会习俗，首要的是辨风正俗，既不能盲目信服与遵从，也不能全盘否定，教师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引导儿童辨析并谨慎对待各种风俗。对于恶俗，教师要引导儿童充分认识到其存在的危害性，坚决予以摒弃；对于良俗，师生之间也要充分讨论这种习俗为何存在、存在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等，并引导儿童积极参与良俗活动。“民俗文化二重性决定了其教育效应的二重性。”<sup>[55]</sup>无论是摒弃还是引导，这种辨风正俗的活动，都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知道是非曲直、善恶美丑。

良俗对儿童群体形成共同意识、凝聚强大力量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并积极作用于儿童道德判断、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人格的重要力量。学校要积极宣传、引导儿童认识、了解和参与那些体现民族特色与传统的习俗。以与春节相关的习俗为例，从扫房子、备年货、贴春联、贴窗花，到扫墓祭祖、除夕团圆、迎神守岁，以及爆竹声里迎新年、走亲访友拜大年、

张灯结彩闹元宵，等等，这些习俗承载着最为诚挚的民族情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应当重视并主动传承其精华。

## （二）课堂教学融入：在教学中渗透良俗的道德影响

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德育的主阵地，成为习俗德育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需要推进优秀民俗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将习俗育人价值与学校教学工作相结合。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习俗内容进入教材，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与民间习俗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依托学科教学，充分挖掘教材中习俗文化的德育资源，同时结合学生日常生活开展教学活动，进一步拓展习俗的德育影响，便成为习俗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一条有效路径。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适时适度地把学科知识和现实生活巧妙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恰当利用习俗文化资源，创设充满生活气息的教学情境，激发儿童学习兴趣，提升儿童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平。以小学三年级古诗词《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例，教师在指导儿童完成基本的学习目标后，可以从诗中所提及的重阳节及登高远眺、插戴茱萸的习俗导入，进一步展开讨论和学习。将茱萸枝插戴在头上是重阳节常见习俗，用于辟邪驱疾，此外，还有食重阳糕、饮菊花酒、放纸鸢等习俗，其中风筝历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是一项强身健体、愉悦心情的趣味活动。现代社会人们又赋予重阳节以“老人节”之称，进一步强调了其敬老与感恩的含义。

习俗融入课堂教学要关注到教学内容的適切性，要注意方式方法，从而做到有机结合。教师要灵活运用阅读、表演、绘画和讲故事等多种手段，借助多种途径，整合校内外资源，结合图片、故事、史料、纪录片以及影视剧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儿童展示并传达习俗背后的情感，帮助儿童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与伦理精神。这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教学不能把习俗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传递给学生，那么学生所学到的习俗知识将毫无意义。此外，有关习俗的教学也要注重教学材料和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要将习俗用“活”，毕竟在民俗学中即使是神话这种最稳定的口头体裁，在不同的表演中也很少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sup>[56]</sup>因此，教师在进行习俗的课堂教学融入时，可以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环境等因素，进行适当调整和创新。

## （三）习俗课程：依托本地资源研发习俗德育课程

习俗作为特定区域内人们普遍且稳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区域内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区域文化性格的典型代表。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应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习俗文化资源。因此，广大学校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地方习俗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习

俗课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方式和信息通讯手段，进一步凸显习俗文化的特殊德育功能。

成功的地方习俗文化特色课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习俗文化与学科知识的整合，要从多个学科领域中，结合习俗文化资源，选定一个中心问题。以问题引领课程设计，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使所有的习俗知识产生相互依存关系。如此一来，学生就能够在习俗课程与多学科课程相整合的过程中汲取营养，从而收获一个比各部分之和更大的经验。<sup>[57]</sup>二是教师自身要对习俗的德育功能有深刻认识，积极引导关注本地区的习俗文化，并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和搜集生活中的习俗事象，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加深对习俗文化的理解，进一步感受其中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动接受优秀习俗文化的熏陶，也可以组织学生适当开展一些有关习俗的活动，使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学校教育对习俗文化教育价值的开发，是优秀习俗文化的传承、民间习俗教育意义的实现，以及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三者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局面形成的最佳切入路径。

#### （四）校园习俗活动：围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

习俗来源于生活，常与一些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民间俗信等相关的仪式活动相结合，人们对习俗的认知与感悟往往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在所有的共同活动中，都有种能够温暖人心并使人意气风发的东西。”<sup>[58]</sup>习俗活动以其生活化、情境性、体验性和周期性，呈现了民间习俗中德育资源生动且深刻的一面，成为人们接受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习俗与其说在于感觉和舆论，不如说在于实践。”<sup>[59]</sup>要使习俗更好地发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功能，就要构建以习俗为主题的学校活动体系，促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和丰富情感道德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自身良好道德的塑造。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的推进，历来为我国教育部门和全国各地学校所重视。在具体开展的过程当中，要让传统文化在广大校园焕发生机，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道德成长之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面、系统、可持续发展，学校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学校活动作为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以实践体验、亲历感悟、行动反思等方式，促进自身道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因而，要借助学校活动的育德优势，有意识地融入优秀民间习俗文化，构建一系列以习俗为主题的学校活动，促使习俗真正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提升习俗育人的影响效果。

将习俗育德落到实处，需要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其一，学校要形成整套完备的、体系化的校园习俗德育活动机制。改变以往碎片化的活动主题和开展时间，结合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和本地特色风俗习惯，选取民间习俗精髓，制定明确的活动目标和原则，优化活动设计和体验，建立并完善活动评价机制。确保学生

能够在完整且连续的校园习俗活动中，受到民间习俗所承载的优秀文化的感染与教育，亲身体会民间习俗的道德精神力量，从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学校也可以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寻求积极合作，并为这些民间艺术工作者们创造和提供场所，以分享和展示他们的民间习俗文化成果，从而实现学校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引入。<sup>[60]</sup>其二，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直接影响学校习俗活动的开展效果，因而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主题选择、活动方案设计以及活动组织、活动评价等环节。学校可以让学生自己表演习俗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组织他们自己的习俗活动，让学生在自已选择的习俗元素和开展的习俗活动中，打开思想之门，激活情感体验，提升道德境界，追求自我完善。毕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时间和事件，可以在许多习俗的歌曲和游戏中得以实现。<sup>[61]</sup>思想品德的形成，往往需要在获得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完成，学生只有亲身参与丰富的校园习俗文化活动，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因为亲历而更加扎实，所领会的情感才会由于体验而更加真切。

#### （五）生活浸润：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

社区和家庭作为民间习俗产生并传承的根基所在，是习俗育人的重要场所。学校、家庭与社区要相互协调、共同发力，将习俗活动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无处不在的习俗因素中体验与感悟其所内含的独特情感和价值观念，从而推进优秀习俗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创新发展，促使民间习俗在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身份认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个体乃至群体道德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在家庭方面，要重视家风建设和人生仪礼教育，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所传承下来的优良习俗，也是当下在家庭中开展习俗活动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家长作为家庭习俗活动道德教育的主导者，要有意识地以家庭为单位，围绕人生仪礼和民族节日等习俗元素开展与之相适应的家庭活动，带领儿童共同创建凝聚家族精神气质的优良家风，营造良好的家庭习俗德育氛围，确保儿童在家庭生活中也能受到习俗教育的熏染。二是在社会方面，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要有计划地举办与民俗文化相关的节日庆典、艺术展览、歌唱比赛等活动，向儿童展示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致力于传统礼俗的发扬及其时代融入。例如，西安市近年来推出的“西安年·最中国”特色民俗主题活动，北京朝阳区历经13载打造的“春分·朝阳”文化盛典等，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三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搭建民俗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网络媒体对习俗文化的传播和导向作用，提高儿童对优秀民间习俗的了解和认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热爱习俗、积极参与习俗活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扩大优良习俗的道德影响范围。

努力沟通学校、家庭与社区，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习俗活动德育网络，是完整发挥习俗育人价值的必然选择。儿童在参与习俗活动的过程中，感知和体验习俗文化，唤起情感投入和情感共鸣，加深对习俗内含道德规范的认同与理解，从而实现近似无意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习俗育人效果。

我们重视习俗性德育，探索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学校实践机制，并不是机械盲目地“依俗而行”、以习俗性德育代替反思性德育，而是要充分认识到习俗性德育和反思性德育的连续性关系。习俗性德育与反思性德育看似是悖论，实则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习俗性德育能为个体道德成长提供地域性、情境性的道德理解，而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的道德主体则会审视习俗的正当性，并有意识地辨风正俗，剔除不合时宜的陋俗、恶俗，进而促进社会良俗的生成。

### 参考文献：

- [1] [49] [58] 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4、24、175.
- [2] [17] [20] [26] [31] [35] [50] Dewey, J.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0. 75, 81, 78, 77, 78, 77, 21.
- [3] [14] [28] [59]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26、235、235、237.
- [4] [34] 檀传宝. 德育形态的历史演进与现实价值[J]. 教育研究，2014，（6）.
- [5] 黄光成. 论传统习俗与民族社会规范[J]. 思想战线，1997，（1）.
- [6] 叶大兵，乌丙安. 中国风俗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1. [7] 曾长秋. 中国传统文化[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442.
- [8] 陈伯君. 阮籍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82.
- [9] [10] [45]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1、3、2.
- [11] 张亮采. 中国风俗史·序[A] 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
- [12] [13] 石中英. 教育民俗：概念、特征与功能[J].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5）.
- [15] 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58.

- [16] 汪凤炎, 郑红. 改变道德习俗: 生活德育的最佳切入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6).
- [18] 王威威.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J]. 哲学研究, 2017, (2).
- [19] 宋应星. 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40.
- [21] Yoo, H. N. & Smetana, J. G. Distinctions between Moral and Conventional Judgments from Early to Middle Childhood: A Meta-analysis of Social Domain Theory Research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2, (5).
- [22][24] Thiroux, J. P. & Krasemann, K. W.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M].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15, 15.
- [23] [25]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5、7.
- [27] Berniūnas, R., et al. Moralization East and West: Moralizing Different Transgressions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and Lithuanians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1, (2).
- [29] 陈桂生. 也谈“道德教育的伦理底线” [J]. 当代教育科学, 2004, (11).
- [30] [38] [40] Jackson, B. R. Custom and Moral Variabil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Part V of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1, (184).
- [32] Mingazova, L. & Sulteev, R. Tatar and English Children's Folklore: Education in Folk Traditions [J]. Western Folklore, 2014, (4).
- [33] 钟敬文. 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 [A]. 董晓萍. 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 [C].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1992. 9.
- [36]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
- [37] [48] 刁培萼. 教育文化学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297、300.
- [39] 肖雪慧, 等. 守望良知——新伦理的文化视野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206.
- [41] 余文武. “学在民间”的道德教育路径审察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4).
- [42] 徐广华, 孙宽宁. 论民俗文化的学校教育传承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8, (7).
- [43]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70.

- [44] [54] [56] Morgan-Fleming, B. Teaching as Performance: Connections between Folklore and Education [J]. Curriculum Inquiry, 1999, (3).
- [46]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1.
- [47] 曹红玲，戴锐. 民俗文化的精神结构及其思想道德教育价值 [J]. 贵州民族研究，2017，（6）.
- [51]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 2.
- [52] 大卫·休谟. 人性论 [M].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123.
- [53] 康有为. 孟子微卷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51.
- [55] 姜文华. 论民俗教育的基本特征 [J]. 民俗研究，1991，（4）.
- [57] Pryor, A. & Bowman, P. Folklore and Education: A Short History of a Long Endeavor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016, (514).
- [60] Bowman, P. B.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Folklore and Education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006, (471).
- [61] Mailybaeva, G., et al. Formation of Moral Values of Schoolchildren by Means of Kazakh Folklore [J]. Life Science Journal, 2014, (5)

## How Customs Promote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Hu Jinmu & Du Yue

**Abstract:** Customs, a phenomenon from social life and culture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reflect a behavioral mode and values shared by a certain group. Sharing the same origin with morality, customs feature morality by nature, and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ir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customs are constantly edified by ethical and moral spirit, infiltrated by group emotions, and restricted by behavioral norm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moral cognition, the enrichment of moral emo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ral behaviors and habits. Meanwhile, 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customs are different from morality, and that only good customs are of educational value. Schools need to guide children to think rationally about customs and distinguish good customs from bad ones, explore customary morality resources, carry out activities about customary moral education by relying on daily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s-related

cours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id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customs-related activities, and build a system for customs-base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so as to promote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rality; custom; customary moral education;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